東皐集
亨
啓辭
獻議

東皐先生遺稿卷之三

啓辭 呈辭附

再判兵曹辭免啓辭 癸丑年

啓曰小臣性本庸劣加以累經垂死大病氣力耗竭精神昏愚耳又重聽本曹非他酧應目前公事之地軍政多端邊務叢委少失機宜則貽患無窮況今軍籍方張事務倍多決非如臣愚暗者所能堪任小臣前者亦曾忝竊本職其時衰病不至於今日之甚猶且遇事昏忘不能察職事多錯謬以累 聖上知人之明追思震慄恒懷愧懼況今疾病昏耄倍加於曩

日聰明記覽頗減於昔時非但才智有所不逮筋力又從而衰劣機務之地決非能堪今若貪冒 恩寵不以情實上 達淹然就列而異日遇事曠職敗事則豈獨小臣罪無逃逭竊恐上負 聖明請速改差小臣本職小臣近患耳病未即陳 啓今始來辭尤增惶恐之至謹 啓

再辭

啓曰小臣累次陳情尤增惶恐而今當多事之際小臣爲此本兵之長凡事皆不能察欲效涓埃圖報萬一策勵愚鈍早暮進退心熱大發耳聾眼暗昏忘太

甚如有欲爲之事呼名吏輩至前則頓忘所欲言之
事徒貽下人之竊笑以此事務多滯所當爲之事皆
不能舉行見諫官所 啓之辭都下人心搖動云小
臣身在主兵之地不能察人心之如彼其爲昏耗不
職據此可知矣安能臨事相機善措乎且小臣素不
曉兵務在平時尚不可堪任況此多難之日乎貪榮
冒處若至有事必誤 國事日夜憂懼 朝廷之上
堪爲此任者非不多有何必以如臣衰劣不稱者長
在重地乎小臣非厭事務之苦亦非引嫌辭避只緣
才劣加耗昏忘倍劇冒處不已終誤 國事則萬死

何贖　諒臣本情亟遞臣職　謹　啓

三辭

啓曰小臣非他辭謝遜讓之例自度才分所不能堪敢將情實仰瀆　聖鑑古人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小臣才力駑下加以病患上熱頭疼目昏耳聾尙不堪於陳力之列况敢齒於賢能在職之日乎屢辭煩瀆之罪非不惶恐而貪戀　恩寵冒處不止上誤
聖明下速罪累所係尤大故昧死陳懇至于三四終不自已　俯諒實狀改差臣職　謹　啓

經筵官辭免啓辭 癸丑年

啓曰小臣素患耳聾之病近來尤甚凡與人接話之際皆不得聽察頃日除授本職時將此不可任之意具由啓 達未得蒙 允惶恐而退僶勉而出矣小臣貪戀 聖恩雖不得便决旅進於大夫之後身有此病每當酬酢公事不能銳於聽理尋常言語亦必反覆尋問然後乃得曉解常懷衷如充耳之慚日昨入 侍啓覆之時凡左右所 啓之辭邈然無所聞知至於小臣啓 達下諭之辭亦不得審聞出而質諸注書然後始知其由若斯之人安得與於 君臣俞咈之席乎前以此辭免此職今者未久又授此職

殘疾如前遂復無常　國家設官擇人之意恐不當若此者矣加以小臣素無學問之功又無知識設令臣元無是疾今當　聖學日就之日如臣庸暗寡聞之人決不可厠玷於其間使無所輔益於　聖學之萬一況此聾閉之甚實知所陳經　筵之上乃義理精微詳說辨析之地而皆不得聞知脫有　下問論難之事則將何以仰承乎聾病之人最不合於此任其勢不可貪榮冒處備員出入而已請遞　命遞臣經　筵官謹　啓

左相時辭免啓辭 庚申年

啓曰小臣素患眩暈症自去年冬初尤甚而未敢自便黽勉從仕至十一月望後病勢漸劇脚力疲軟有時顚仆近又心熱大發尋常坐臥之間或値發熱則面赤神昏有若中酒眼暗耳聾煩燥錯亂多飮氷冷之物稍復蘇醒如是者日至再三竊自惟念小臣本無才德又無勳庸濫入台司殆必天意未厭福過災生而然也又念愚暗庸惡之身小無輿望之歸曾蒙誤

恩位躋六卿固非所能堪任而然有所掌職務修擧補綴猶可以隨例塞責今則位登三事任萃百責端委 廟堂儀刑多士豈如臣庸惡淺薄者所堪

乎自蒙陛擢之初只此一念橫中不化特自惕慮慚懼羞縮不火而熱以此病日益深夙夜思忖惟是退伏偷閒庶幾少保殘生瀝懇陳乞至煩再四誠意不至無以感動　天聽未蒙　恩允累承不倫之　諭徒懷汗顏之慚厥後　親勞宸翰別降　德音辭旨嚴懇責望隆重尤非迷劣小臣所堪承荷兢惶隕越無地自容稽首伏讀不覺感泣小臣病未永差而自承傳　教之後一刻不遑安處力疾詣　闕敢陳臣實狀及病情其不可供職之勢本末如此臣雖後貪戀　聖恩扶病趍朝百僚具瞻之地跛曳欹傾東顛

西什胃行不休非但小臣一身被人譏誚亦非 朝廷所以養廉恥之道伏望 聖慈䟽鑑危悰特免臣職改卜良弼以協神人之望俾全衰朽之命無任懇乞之至謹 啓

又左相特辭免啓辭 壬戌年

啓曰小臣左眼已曾喪明獨將右眼艱難視瞻而緣於秋間有喪患哭泣過多且因勞傷熱氣上攻日就昏暗有若蔽翳常見黑花視物或成二三至於公座入 啓文書署名之際不知筆端所及或至點汚累次改書僅得成形文簿字畫亦不辨見前日左眼失

明之際瘥亦如此未幾累旨回而驚惑深恐後然冀
於未甚之前調保萬一敢請解職特蒙 天恩受由
調理旬朔之間未見寸效引日退伏徒增惶恐小臣
本非高蹈遠引之士又無養望自重之迹只緣老病
日增欲爲偷安苟保之計而至蒙再 賜不允之批
禮數優重非臣碌碌庸劣所堪當之事尤爲兢惕臣
之疾病非頓委枕席之比固當詣 闕自陳而脚下
無力難於行步一度出入 闕庭則痛作十餘日兼
畏偏眼觸風不得親 啓每切戰兢之懷今乃再蒙
非常之禮不勝隕越之至不敢安退冒死入來敢陳

危懇伏望 聖慈俯 賜哀憐 命遞臣職庶於殘
年獲保一眼免作地下盲鬼不勝幸甚謹 啓

再辭

再 啓惶恐小臣所患眼疾非如蹔得偶感之病一
眼既至喪明今若失調終至於兩眼俱盲則其於
國家雖不關重於臣一身豈不爲之不幸乎若蒙矜
憐特 賜遞免身無拘係專心調理庶保少明視息
於天壤之間則自此至死之年莫非 鴻恩所及也
且臣素患蹇澁加以耳聾平時公會不參十常八九
至於經 筵及 殿講入侍之時每以聾病不得入

叅一番入侍經 席左右所 啓之辭了不聽聞至
於 王音全不審諦有同木偶蠢蠢而退此則 聖
鑑之所下燭臣尋常慚懼近於諸司殿最之際顚倒
錯謬之事甚多耳目聾瞽荒耗妄戾至於此極安可
一日淹坐 廟堂上貽 國家之羞辱下貽一身之
罪戾公私俱害所關非細速 賜遞解俾保殘生不
勝幸甚謹 啓

又左相時辭免啓辭

啓曰小臣兩脚蹇澁頭疼行步受由調理已淹四朔
虔服 賜給之藥尚未差愈退伏于家日月亦久每

懷未安之心腰脚雖不能運用食息猶存退在而状
啓辭職尤極未安切欲躬詣 闕下親 啓事状該
今茲來詣肅拜而入來之際腰下無力扶抱於人東
顛西仆十步一休僅成顛躓拜稽之禮小臣雖老未
得此病之前則自謂稍健而今乃至於如此斯實殘
身之祟更無永差之日勢難在職乞蒙 恩遞望保
殘生謹 啓

再辭

啓曰小臣年將七十嬰此難醫之疾服藥調治而血
氣已衰萬無滋補見效之理脚膝柔弱臂節刺痛行

步蹇澁扶携跛曳於百僚具瞻之地已爲愧赧至於
衙日　廷叅之禮頃刻不能自立於班列之中本府
合坐之時亦不可人扶出入開春日暖將開經　筵
則尤不宜匍匐而入　侍小臣常時兩目皆暗而左
眼偏昏不辨黑白兩耳俱聾而左耳偏塞不聞雷霆
前者累次入侍經　席左右所　啓之言專不聞知
雖　天語丁寧亦不仰審有時誤聞未免妄發之慚
只自俯伏蠢蠢出入頹然若一土木而已每自惶愧
擬將此意一達　冕旒之下而趦趄敬恐不敢披露
今則非但耳目聾瞽一身百體又從而痿痺欲待治

瘵則差愈無期經 筵入侍之責每每委之於他人居其位而闕其任非日非月而更無擧行之期尊嚴職事將焉用之反覆百計小臣在職實爲狼狽伏願聖情俯憐微懇 鑑量事勢亟免臣職不任公私之幸惶恐謹 啓

三辭

三 啓煩瀆至爲惶恐小臣反覆陳懇請遞本職者非如引嫌辭避之例只緣臨死之年罹此終身之病不能行步加以久病之餘百疾侵凌心熱又苦躁暴失性喜怒不中遇事迷暗顧眄輒忘實不能堪當職

務帶疾侍　朝俱害公私故昧死固請願有一退耳小臣老得末疾將爲　盛世棄物終無以報答　聖恩殆天降罰示灾于身以爲負心竊祿之戒也尤增畏懼悶迫之至請　鑑察天意人事速　命遞臣之職無任至情敢　啓

領中樞時辭職啓辭 甲子年

啓曰小臣年當衰老病纏于身受職于今已經三四朔之久而尚未謝　恩每懷惶恐今者又蒙特　命賜祿至今有司輸給于家　恩出尋常小臣自顧有何賢能可取於　國敢當異數至於此極乎尤不勝

惶恐隕越之心不敢安處力疾扶持入來謝 恩耳
小臣本以迷劣之人蒙荷 謬恩猥厠三公之列自
知不合每思引分期退而貪戀 恩榮不能勇決黽
勉因循久汚台鼎厥終反被天厭横遭鬼怍之姦辱
及身 國惶愧席藁甘竢罪罰不意 聖恩必貸只
免相位平受本職小臣迷劣如此汚辱如此又安可
更忝崇高之位窃食無功之祿乎況小臣老病日甚
蹇澁日重不得隨行於班列已久矣何敢帶職家居
益積尸素之罪乎請 命罷臣祿爵不勝幸甚

拜領相辭職啓辭

啓曰小臣以從前所患蹇躄之病聾瞽之疾閉門退
伏已有年歲今於不意 特授臣領議政之職聞
命驚恐不勝隕越之至當初小臣以領中樞府事兼
帶經 筵官而不能行步不能聽言勢難入 侍故
每陳辭免 聖旨不允適當其時 上體未寧不御
經 筵故不敢終必固辭期遆及至今春方開經
幄小臣以前症如舊請坐書吏亦知臣病如此一不
來名小臣不敢一刻自安而蹇病方重難於詣 闕
陳情趑趄苟延之際遽遭 國憂罔極之中 特有
王文吏啓襲區區下情未敢啓 達至於今日乃有意外

伏思小臣以沉痼之疾步履視聽專廢已久經筵一責尚難於奉職每辭請免况今此燮理輔相之任是何等職責而將此顛躓聾瞽之身安可以處百僚之首攙上台之位能左右厥 辟儀刑多士進退拜起於班列之中乎至於經 筵入侍之際何以爲禮行幸隨 駕之時何以乘馬乎百爾思量決不可供職乞速遞免以便公私謹 啓

再辭

再 啓惶恐小臣辭職非如引嫌避讓之例只緣病勢沉痼行步不得自由不可供職而頃於勑 責之

隱不勝罔極之心不敢安然退在扶抱於人艱難詣
闕每於哭泣之時不得齒立於班列俯伏哭泣不行
拜跪違禮失儀其於瞻視慚愧亦多而方在哀慟罔
極之中不可計他強顔而行其後凡干行 祭皆不
得進參蓋以不得行立不能拜起而然也頃當 引
發之日亦不得侍衛從行先詣門外僅行哭送之禮
近日卒哭時則不宜退處故不得已進參而又非如
哭臨之例不可只自俯伏而已故排立拜起不多時
之間東西顚倒僅自支過自此之後脚下更加無力
不能起立尋常居處小小起動皆須人力飮食日減

左眼偏盲左耳專聾形骸雖存有同木偶不得齒於
人類者久矣豈可以如此廢疾之人坐之台府損
朝廷體貌取笑於一時貽譏於後代乎請加 三思
命遞臣職謹 啓

三辭

三 啓煩瀆尤爲惶悚小臣病狀已盡啓 達又無
調理待差之日不可養病於台府又不可帶病而廢
務伏望 聖慈俯循微情速 命遞革臣職謹 啓

四辭

啓曰小臣若不得請則公私情勢至爲狼狽如此煩

瀆亦甚惶恐而三 啓四 啓尚不知止以回 天
得情爲期者小臣今此辭免非飾辭規避者也小臣
以廢疾之人久廢出入杜門家居至於不得已小小
起動亦必扶人倚策如此情狀一國大小臣僚孰不
知之孰不言其難任此任也臣敬畏 天威感激
恩遇雖欲力疾就 命身與心違不能運用形骸不
可使扶抱於人相位又非聾瞽所敢居敢披真情累
干 聖聰其勢有不得不然者矣伏願 聖慈俯諒
此意斯速 命遞謹 啓

五辭

五 啓支離臣罪萬死小臣才劣不合首相之意已
不須言臣之蹇澁不能行步之態聾聵不能視聽之
狀旣盡啓 達更無餘意其於 聖鑑亦已洞悉聾
瞽蹇躄之人豈處相位以辱 朝廷哉請 諒至懇
遞 命跛辜謹 啓

又領議政時辭免啓辭 丙寅年

啓曰小臣經此痼疾僶勉强作苟持轎相之號無復
絲毫之報者已逾半年矣今則此些少氣力衰竭已盡
勢不能 侍朝力疾入來敢 啓其由小臣前年八
月蒙授本任自知不堪供職而適於其時 朝廷有

事不敢辭以期適苟度日月覬覦間隙欲遂引分之
計而又值　上體違豫舉國遑遑小臣不敢言病忘
身奔走又負本心厥後又仍事故因循在職而一身
痼疾則益痼無間故於公會　朝謁等事皆不得頭
至於　文德殿陪祭國之大事臣子所不忍廢之禮
小臣以難於排立班列故自卒哭後八九朔之間一
不進參臺諫侍從之臣以不參陪　祭相繼待罪或
至遞免而小臣身在百僚之首先犯其罪而又一不
待罪晏然在位冥頑退家其罪已大有相如此將焉
用之亦將何顏儀刑百僚輔弼　聖朝乎頃日練

參則不可不參故不計死生極力入參排立不多時之間流汗被體兩脚震掉僅得支過又緣議事頻數出入　闕庭自後腰脚專無氣力骨節刺痛氣息懨懨殆不省人事緣此近日貢馬揀擇文書勘進　拜表大禮皆不得進身在相位其於爕調弼亮重責固不可望責於如臣碌碌充位者至如小小職務筋力可輸之事亦皆不能舉行一向退伏是則小大職任一無可爲不知　聖朝奚取於迷劣廢疾之身而備數不退至於此久耶臣不勝危懼之懷謹陳本末敢乞骸骨伏惟　聖慈哀憐實状　命免臣職不勝幸

甚謹 啓

再辭

啓曰小臣年已衰邁疾病又從而催迫蹇澁之病已成痼疾不可復醫今則左眼專盲兩耳皆聾常於公座同僚相議之際臣目不能察耳無所聞同僚無計與臣通情自相與語小臣塊然傍坐有同土偶有必須相知之事則未免重複問辨再三傾耳諦聽左右僉視之處輒生愧心且於公會百僚觀瞻之地匍匐扶抱寸寸休息隨來宰相不敢過去從後躊躇臣又未安於此不敢遲留趣行而進則力所不堪心亦發

[illegible]且吏胥下人所見之處慮其指臣為忘恥強行必
被嘲笑未嘗不顏厚忸怩也知其若此猶且冒進不
休養成一世之習遂使 朝廷寡廉鮮恥無退讓之
風亦豈小故哉且臣非但行履蹇躄不能步趨歷觀
前古豈有盲眼之相為百僚之首之時乎伏惟 聖
鑑俯慮朝廷事體下憐小臣衰困力竭亟免臣職謹
啓

三辭

啓曰小臣反覆思量臣之疾病已成痼癈不可復醫
非一二朔調理出仕之比常時一日行動輒作十日

呻痛今則諸症轉劇比前益苦且於步履之際脚無氣脉專倚於人跛曳難披而多用心力遂致上熱精神昏瞀眩暈間發起立則旋旋欲仆至於同僚行禮闕庭會議之時心神昏亂類多失禮料事顛錯違忤聖旨亦已不少論議之際雖有誤錯之事同僚皆以爲首相所爲唯唯推讓無有一言矯其非者此無非臣以老病無用冒恥不退位居上相之致堂堂聖朝豈無賢德之人而委鈞衡於如臣耄劣不似之人尸居其職至于此極乎 朝家脫有大議論則終必緣臣而致誤矣尤非細事小故此臣所以夙夜悶慮

甚懼必欲退而不敢一刻安其位而弛其心者也臣
將猥瑣病狀仰瀆 天聽褻慢之罪亦已大矣但念
疾痛勞苦必呼父母人之至情而况臣病老尸位妨
賢廢事之罪反有大於此則褻慢之罪固不可恤而
冀欲披露衷情仰干 聖慈不覺冒犯 嚴威死罪
萬萬方今更始之初 聖化日新而臣乃不幸嬰此
痼疾不能輔佐 清明預覩太平之盛而疾痛呻吟
退伏竢罪自嘆無福不勝隕淚伏惟 聖明俯賜矜
憐亟免臣台衡之任謹 啓

領議政時辭免啓辭丁卯年

啓曰煩瀆啓 達至爲惶恐小臣將衰病謬妄之身冒處上台忍恥取笑遷延晨夕已至三年其貪戀恩遇冒進不休自知已爲支離則識者之譏從可知矣今者 國有大禮 詔使亦來臣以蹇躄癈疾之故盛禮 縟儀皆不得躬參頑然一無用之物如此而豈可猶在其位名爲首相乎當此多事之際冒赧辭職固知非特然無用之物雖在其位徒擁名號無所預知其實與無無異去就不關於存否以此言之則在今多事之日尤宜速遞代之以可用之人故茲冒瀆擾敢自陳 啓伏乞速免臣職謹 啓

再辭

啓曰小臣勢不堪在職之意前日累次陳　啓聖鑑亦已洞照其然之狀而特以大臣去就爲難而不卽睿斷今則大事臨頭而臣不能干預一事塊然徒守其位其可謂之首相而事事捴攝者乎況　天使若問首相爲誰則其將何說而答之乎若以老病不任就列爲辭則　天使必以爲　國家豈無其人而何取於老病不任事之人苟充其位乎則豈不重貽國家之羞乎臣亦自料居常充位別無謀謨經邦之益至於有事之日又不能陳力效勞豈不愧於心而

辱於 國乎反覆百計臣之隱默在職實爲苟且請
亟 命免臣職謹 啓

三辭

啓曰三 啓煩冒尤增惶恐常時所謂大臣秉 國
鈞衡有所施爲者則其去就進退固爲關重如小臣
者其於設施匡贊之道固不足言也當此多事之時
大小諸臣無不奔走供職而小臣獨以老病縮頸退
伏無所事事於其間有若山野之人是則名雖爲相
與闕其位者無異其去其就百無所關今雖改卜賢
相實是選新員而補缺位非適此代彼之比也伏乞

更加 三思速免臣職則 國體無虧禮貌兼備
華使所見必無遺欠上下物情亦以為快伏候 睿
斷特允微懇公私便益不勝幸甚謹 啓

曰此辭免許適本職玉堂上劄日宿德老成之人不可以素患寒病輕遞況今華使將臨酬接之際尤不可無此人云故 上從其餉即命仍任公又累上劄固辭不允仍遺 明宗大王之喪受顧命之托迎主上於私第以安 宗社公之不遑殆天黙佑耶時 新君未受命詔使壓境禮燕吉凶事多難處舉國憂危 公參酌得中論議極辨多得其宜其時 天使乃許國魏時亮也以隆慶 皇帝登極頒詔出來到嘉山聞國計大有疑懼色日今 國君無嗣而薨逝國內之無事不可必矣吾輩還為越江待國事有屬而來頒 詔命似當副使則日國必亂矣吾輩與其棄 君命於草莽不若死願

有自處之意曰聞僧使曰相臣當　國者何
知人也以文章爲之者耶以德望爲之者耶
以文章德望俱備一國素所倚重爲答則
兩使喜曰然則吾輩之行無患耶然猶有趂
超之色及入國都見擧措雍容　國事整
頃吉凶幷行一無違禮之擧兩使相顧嘆服
顯有嘉悅之色曰人國之有賢相豈不重歟
後許太史每遇我　國人必問李相國安否
蓋服之也太史之來此也待　公禮貌極其尊
敬必稱李相國而相與從容談論至於　國
家禮制風俗無不詳問請　公錄示　公即座操
筆錄遺太史蓋加歎服所錄上自　禮君下及
我　國禮制風俗極其詳備今行于世　公知
太史誠待無間曰言及　國朝宗系自前被
誣事詳辨無蘊太史大爲釋然傾聽曰　相國
豈爲虛語如非相國今日之言我輩在　中
朝者寧得曲折之詳如此乎事乃若是則實
歿究痛待我還　朝即行奏　聞則俺當力
辨于　朝使還依其言即行　宗系辨誣
奏公謂曰吾與太史有答問之言曰親欵三

度呈文及所對說話知楊燕奇等事亦皆條列以付 奏行而禮部之問皆出於條列中說話一行莫不驚服果曰太史之宣言力辨得蒙盼誣遂降大明會典更印特許改之語盖 公之取信於太史也其後會典之更印也申 奏前詔乃得 宗系之正此事之陳奏請辨晳二百年兩莫之見取信矣適曰許使之來得此盼改人言 公之力也以此言之則改 宗系一事公當功首而亦爲人沮只論原從若無大功於當初得請之時則公殁二十餘年之後始頒會典雖原從之微去世既久之人有何可錄之功而錄之乎公論之不行於此可見豈非公之素心不喜功利者得之於幽冥耶當初仍任時辭劄兩度見第二卷

天使前行酒請免啓辭

啓曰 天使時上馬宴勤政殿慶會樓漢江等處諸

宴小臣以行酒宰臣受點小臣身在首相酬酢 天使之前非但職分之當爲榮華亦極第小臣衰病老醜不合 華使之前非特此也臣素有寒疝之病常跱行步必須人扶至於公廳行禮之際跬步之間蹩免扶持寸寸跛曳僅得成禮況 天使之前則不得不鞠躬趨蹌奉杯進退以臣蹇脚跛步揖讓奔走之際必至顛躓傾覆取笑 華人必矣臣之失儀固不足數虧損 國體誠亦不少故敢 啓此意請免行酒

同上

啓曰小臣今於 天使之來以下馬宴慰宴上馬宴
三處行酒 啓下矣小臣素有蹇澁不利行步常時
詣 闕之際賴人扶持僅能出入若至行酒則必將
顚仆失儀所關非細至爲悶慮況小臣前年 天使
時不多禮貌之間皆至顚仆失儀尋常惶愧其時
天使見小臣行步跛躄之狀乃曰若如彼有病之人
則何不使他人代行乎云今若又行酒兩手擧杯兩
足失運至於顚躓而爲取笑於 華人則豈不大有
損於 國體乎請免行酒之禮不獨此也小臣老病
日甚蹇躄不運耳聾眼盲頃又齒痛異於常症苦極

之餘精神都衰今日經　席頓不聞語音只自終時
俯伏無事而退常時自知不堪入　侍而循次之事
當臣之日不敢圖避推委於人故强顏入　侍則聾
聵如此頓無補益於　聖德至於執事行酒之末節
又不能堪其任事事如此而猶欲苟充其位將焉用
之乎當今賢公卿滿朝儀刑百僚黼黻　聖化豈無
其人伏乞回此機會并免臣本職改卜賢德不任至
願惶恐敢　啓

請釋丁未己酉被罪人啓辭

啓曰臣等將丁未己酉兩年雪冤之事累日啓　達

未面 天聽惶恐顚越不知仰喩第此丁未之人其
於乙巳獄事了不干涉只爲一時權姦所族牽連陷
入及其議罪之際無所提摸指爲枝葉而分竄矣至
於丁未驛壁之書姦兇未洩之毒於此大肆恣行誅
殺厥後同干網漏之人多蒙 恩宥至有立朝之人
其死人等皆姦兇挾憾者也姦兇若延數年之息則
豈有遺類乎幸賴 明廟晩年悔悟之端纍形於
辭色姦兇已死之後特蒙 寬宥至於 主上即位
之初繼述 先志皆被 敍用也臣等所冤痛者被
罪與 敍用者皆其時同輩而生者後見 天日死

者含冤泉壤更無伸雪之時其冤屈之魂豈不足以
感傷太和乎物情之憤激非止於此而臣等叅酌折
中標取其事之顯著易知者而嘗　啓之耳至於已
酉之獄則尤其微乎微者當時誣罔橫羅之狀至今
愚夫愚婦皆能知之　明廟在天之靈亦必蹙頞於
冥冥之中矣少無可疑之端何以爲　先朝之事而
疑難乎大抵天人一理感應無端凡有施爲必念上
帝之臨人之常理也臣等安敢故引天變欲恐動
上聽而爲之辭乎要盡人爲而天有不應者亦或理
之常也豈可以一事之不孚盡疑於常理之天乎今

此兩年之冤以事以理而推之其名變異之來必然
無疑其在 仁聖之朝理當昭雪此乃天理之當然
則天道在於其中矣必欲援引沈銓之事以 拒言
者竊恐 聖學之功猶未瑩然於天人之理也請加
三思快釋冤枉臣等俱以庸才老劣之人竊居台鼎
之位雖極汚下敢將虧損 國體有憾於 先王之
事仰煩 天聽乎願加 省念以答輿望謹 啓

同上

啓曰臣等伏承傳 教不勝惶恐震越之至當 明
廟悔悟之機臣等雖不敢盡言彌縫規諷固非一再

而權姦遺孽布在朝廷隨事周防故一時公論憤鬱
於下而不敢發也今將冤憤之情仰冒 天聽者實
遵 先王未盡之餘意仰恃 聖明再造鴻基爲此
伸雪之討使 先王之德益光於 繼述之世也安
敢構飾非實之言上負 先王在天之靈下欺 聖
上孝思之心乎至於乙巳之事臣等非不欲極陳論
之也但以此等兩年之事尤爲明白昭著在今 冕
旒之聰易於開釋而又不切害於 先王之事者故
抽出而 啓之耳 即位之初垂簾之際因當極陳
其首末辨釋其冤枉第緣 聖上纔登寶位國事未

之故微露其端而遽止其議者欲待 踐祚既久明
習 國政事之是非人之情僞無不周悉然後從容
啓迪以冀 聖衷之自斷耳今若發自 宸衷啓陳
慈殿喩之於道渙發 德音快從公論則羣臣萬姓
將鼓舞於 兩聖仁孝之天國脉益以扶植 聖化
日而浹洽豈有妨礙於 先王者乎臣等不勝惶恐
之餘猶有所蘊不敢自隱敢冒雷霆之 威以畢其
說惟願 聖明深察物情事宜謹 啓

請伸乙巳冤枉削奪僞勳啓辭

啓曰乙巳之獄姦兇誣罔羅織之慘忠賢橫罹冤枉

之實近來兩司玉堂六卿卿貳百司禮官之 啓辭
陳無餘 聖鑑想已洞照臣等更無容贅於其間而
姦兇之遺孽既如彼讎人心之憤冤又如此極則今
日之勢公論不可壅閼物情不可抑塞乞速施 聖
斷以安一國共憤之心以慰 先王在天之靈削奪
僞勳貽羞冤枉之論自 殿下即位之初有口者皆
能言之而臣之意以爲兇邪之輩陷人於死圖利於
己鍛鍊既巧流毒已遍爾發言至於多少費力而
未易回 天則事多難處故臣力止其議欲待 主
上諳御之久學問高明之後從容 啓迪以期 聖

爰分別澈覈之毋難者矣今則公論鬱抑之餘遇事
而發如江河之奔放不可防止臣等始計雖不如此
而公論旣發則不敢坐視而置諸秦越者忠賢之寃
死不可以久枉僞籍之留穢不可以久淹公論之憤
惋不可以久鬱故也大抵人情如水滯壅之甚則必
至東潰西決爲害不細臣等爲此而懼敢具陳 達
請加 聖念俯循公議亟令昭雪寃枉削去僞勳以
慰神人之憤謹 啓

同上

啓曰伏承 批答之辭臣等不勝惶恐失措之至臣

等反覆開陳之言皆出於欲使姦兇之惡暴著於後
世　先王之心自主無報於當日無非所以報　先
王而忠　殿下之赤心也臣等之切於誅討伸雪之
心初無異於方今言者之意也第以每承傳　教辭
多嚴峻而姦兇誣罔羅織之禍痛悶已極非朝夕唇
舌可以回　天故玆援納約自牖之義姑先其易於
開悟者　啓之而遲留停待不敢輕發此臣等之本
意也非以羣姦之誣罔爲是而忠良之橫罹爲無冤
枉也今則亟論迭發義氣凜凜臣等雖欲遲留沮抑
而士論大作義直辭亟與臣等初無有異之心是不矣

之合而有不可已者當初姑待不可亟論之言無所
復施於其間也況於臣等前日論說之際同月乙巳
之獄多有可議之事云者爲後日詳論張本而發之
也特 聖念忽此而過視焉耳與今 啓意實不相
反而前後所陳實相發蘊者也伏願 聖明平心和
氣而觀理之是非則必有一 悟之機矣臣等不任
誠祈懇乞之至惟在一 賜俞音以慰神人之憤而
已謹 啓

同上

啓曰自古勳業之人方在草昧之中或左右厥辟奔

走效勞翊戴於危亂之間協策於艱難之際及其龍飛御極事定時平之後功存社稷銘勒鍾鼎番鴻名於竹帛分鐵券於茅土此乃所謂功臣者也今者尹元衡李芑林百齡鄭順朋等乃於 明廟以介弟之尊受 仁廟之內禪天命已定人心帖然 宗社奠安之後構揑疑懼之言告發無形之事連起大獄誣殺忠賢初則設心於嚴譴固寵之計漸次姦謀滋深以殺人愈多要以爲功掩取勳名不知有何勞效有何事業有何衛 社之績耶然當其釀獄既殺之初尙無指的之罪芑輩亦不敢爲功臣之討有順朋家

臣朴貞元者設爲録勳之議群姦始從其計而其情

自中竊議者猶以爲 宗社莫大之勳成於幾虜之

一口云如悉此人等心術本末如此則柳灌柳仁淑

輩宛在實迹從可知矣尹任則旣與諸尹結爲深讐

當 仁廟大漸之際以無知武夫托肺腑之地謀爲

自全之計其兇慝之狀固不可掩矣柳灌仁淑則或

以顧 命大臣或以 帷幄重臣名位已極年已衰

老有何不滿之心乃與賊任謀生意外之望自陥不

測之禍乎當初旣無可擄之罪只爲分遂近竄逐而

已繼而巧加名目賜之以死厥後又曰金明胤要功

告變始乃拿取其子弟百般誘脅造出可欺之言論
以大逆之罪叛逆是何等罪名而生時未嘗取服其
人乃於身死之後第三節而勒而加之反以爲功乎
其無嘗構虛巧誣成獄之狀於此甚灼然矣當時指
爾柳加叛逆之名者只以李德應之指又以諺簡之
內通爲證然德應則誘之以功臣引之以言端而謂
爲吐露其實至於諺簡則豈有謀爲莫大之事而虛
踈其事遺之於　闕內之理乎當時之人潛言李芑
與元衡同謀而爲之者而特畏其慘禍不敢宣露耳
以此觀之構成虛無之事圖爲僞勳之迹實難掩於

國人之耳目矣今此諸人冤枉之極奸人罪惡之著豫知所陳則伸討之舉不可斷已(一云斷不可已)有何持疑顧惜於其間乎臣等雖俱極庸陋位忝 廟堂如或少有犯於 先王之事則安敢創爲當時所無之事負 先王於在天歟 冕旒於白日乎臣等區區啓達而不知止者誠以人心不可遏公論不可抑期爲宗社永固 國脉扶植之計耳請加 三思毋吝一兪亟行懲惡雪冤之典勿使僞籍仍留盟府以爲神明之羞以答國人之望不勝幸甚謹 啓

請伸冤削勳率百官啓辭

啓曰臣等將伸討削勳之請反覆啓 達者非爲憐
其人而欲爲伸雪非但惡其惡而欲加誅討削籍又
非敢菲薄 先王之政欲有所變革而然也只是爲
國家欲爲長遠之計耳 朝廷百僚咸伏 明庭貢
忠獻誠引領翹首竚竢 俞音于茲五昕夕矣誠微
不孚 天意未回臣等不勝悶惜焉伏見 聖上於
此一事低回顧惜不能斷割者必無他端不過有兩
種 意思一則曰 先朝之事不敢盡革也二則曰
同盟之勳不可削罷也此則大有不然者惟我 先
王之德之盛浹人膚肌淪人耳目其大經大法布在

史策者若日星之昭回此正所謂既沒世而人思慕
之者也其儀當時而遺後世者不旣大且多乎至於
姦兇乘時擅弄戕害善類貽禍士林使 朝廷爲之
一空 國脉幾盡斲喪以其淆亂之事視諸 先王
之政譬猶一點塵穢翳乎太空亟革以去之灑滌以
淨之使兇穢之迹一番掃蕩僅此一事豈可謂盡革
先王之事乎若夫同盟之事則 君位大定之後誘
脅死人之孩童挹撫可欺之疑似以榮感爲功以殺
人爲勳搆扈造無要請歃血汚辱 先王侮慢神明
貽羞千古流毒一代者其可謂之同盟之勳而衛

社之功乎以爲迎立則　先王次居弟及命出　仁
廟姦兇無容髮之策之隙以爲衛　社則　宗社之
固已自知兇若金甌姦兇固無容力下手之地有何
翊戴客賛之功而謂之同德同盟者乎固當削籍剗
除之不暇豈可爲之重難於其間乎二兇禍之魁也
不削僞勳則禍源尚在爲惡者無所懲惧而亂階何
時而可息乎兩柳忠之顯也不伸幽寃則追奬無路
爲善者有所怠慢而人心何由而可淑乎今當　邸
始之日此亟善人心亟國俗之一大機會當於此際
不知省悟亟反而幾會一失人心日非從此　國是

一向否晦不可復明於斯世而姦兇接踵而繼起佞
諛閃舌而傍觀則不審 聖上誰與回旣倒之頹波
扶將傾之大廈乎念及於此可爲痛哭伏願 聖明
勿循匹夫之諒以安 社稷保大業爲孝焉言不見
采則固當噤嘿而退懷不能已敢畢其說更乞 省
念一賜允納快從盈庭百僚瀝血日籲之望不任區
區之誠謹 啓

同上

啓曰臣等累日詣 闕力請快從公論自 上遲疑
留難久矣一 命非但臣等之悶惜彷徨擧國人情

鬱塞不伸愁惨危懼殊不類平世氣象臣等固知
殿下孝思無已必以　慈殿方御東朝若將　先王
朝布置之事遽爾改革則恐傷　慈殿之心徘徊隱
忍不忍斷割雖　慈殿之心必以以爲　先王薨逝未
幾將欲盡變前事亦豈無感慨之念乎其間情勢有
固然者矣臣等非不仰體　聖意而然臣等竊伏念
帝王之孝異於匹夫宜以保國家安社稷爲心不徒
在於區區承顔悅色之爲務而已也人君臨一國之
政萬化之所從出萬民之所觀感苟有一念之不出
於正一事之不循於是則安危之機於此判矣苟有

不是則雖先王所爲之事不得已亟變而改正之苟
有一善則雖蒭蕘側陋之言不得不心悅而從順之
然後可以盖前愆而繼前志服萬姓而親百官長守
丕基綿永祖業此乃帝王之大孝也況今言之者不
止蒭蕘而誣罔出於群姦者乎雖在　慈殿曾已習
熟於前日以爲當然而及聞物議之發則　幡然改
悟其必曰前日之事乃在於　先王幼冲之年群姦
擅政之日其所以有拂於人心者無足怪也今日之
物議如此亦固非一人之心所憎嫉而發則豈將歷
年之事擧國人而爭之乎殆必在　先王之朝畏忌

不敢言而今乃發洩也盖民情大可見人言不可忽必須順人心無甚違拒然後　國祚可保　先業不墜也其或　慈殿尚滯前念　殿下猶當反覆開陳喩之以道義期之於回霽可也　兩殿存念如此則豈不爲　國家無疆惟休之盛美乎若徒曰　先王之政不可輕改膠柱而鼓瑟則非所望於　孝嗣述事之道也況我　先王嘉言善政如菽粟布帛浹人心目淪人肌膚不可以聲容者矣豈必留此群姦誣罔行兇之迹欝彼忠良被枉横罹之寃貽　先王後世之羞然後謂之能守　先業能保基命乎臣等我

在台司存亡休戚義與國同之豈敢以虧損於 社稷致負於 先王者妄自陳 達乎顧加 聖恩决從仲削之請謹 啓

回 慈殿之教待罪啓辭

啓曰臣等伏見 慈殿下政院之 教有曰頃日大臣 啓辭 慈殿方御故有不敢改革之語予意極爲未安當其大事只隨其事體而處之也安可以予之有無而不從之理乎且曰不當同居人主至欲移御別處云臣等震駭惶恐隕越墜膽措躬無地不知仰喩臣等只念 主上孝思無窮恐傷 慈殿之心

未忍遽 允群情其主意專在於此而已矣安敢有
一毫仰疑於 慈殿之心乎其所陳之語皆設辭擬
議之言非敢謂 慈殿實有是念也措辭之際語不
明白上起 慈殿之疑又傷 主上誠孝之心臣等
罪戾已無以自贖至於不當同居人主移御別處之
教臣等之罪尤當萬死臣等無顔立 朝請亟黜臣
等慰安 慈殿不勝萬幸惶恐伏地敢 啓

請仲宼削勳啓辭

啓曰臣等近緣事務累日退在伏見兩司玉堂暨翰
苑論執仲削之事已有一朔百司庶僚再度連上章

疏至於西樞宗宰備悉論列 天聽逾邈臣等不勝
悶極大抵 國家所恃以維持者人心也公論也今
若人心如此而違拒至此人心所在即公論所發也
人心鬱抑久而不通則終必生變近來言者皆曰
宗社安危迫在朝夕自 上必以爲以此一事何遽
至於此極乎然公論發於人心人心鬱塞則終必潰
決何所不至歷觀前代生亂未嘗不由於失人心而
始也此言似涉贅迫臣等不敢歷指而顯言也然臣
等所懼者正在於此故略陳其所見耳臣等伏見近
求下 教以言者不諫於當世乃言於易代之後云

此則大有所不然者矣當其時也以叛逆之名爲一
大題目人有一言則輒以叛逆誅殺之叛逆是何等
事而誰敢出一言以當此名乎曰雖不敢言而人心
之不服終不能泯此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也今者
幸而 白日中天萬化維新前日敢怒之心如草木
之枯枿衰根遇時雨而發安可以前日之不言歸罪
於今日而拒絶公論以沮方萠之士氣乎逢不諱之
時故前日敢怒之心今反爲敢言者也 殿下所當
以爲喜不當以爲怒也至於新進喜事之人挽生亂
階之 敎尤爲未安所謂新進喜事云者盖有一二

之臣喜生異議或喜立黨與或變亂朝章顛倒是非之謂也此則不敢言之心鬱結於前發揚於今其言非一二人之口其心乃千萬人之同安可以新進喜事目之乎此 教一發適足以摧多士之氣不可以服公共之心請 猛加省念開導人心之鬱塞以爲消禍未萌之舉豈非今日之急務也更加 三思快許伸劄不勝幸甚謹 啓

同上

啓曰臣等備位三公雖無見識亦豈無一段爲 國之念乎安敢以有害於 社稷有損於 先王有虧

於　聖德者而附下罔上呶呶不已硬要取勝於
君上以期必從之勢乎但見其臺諫之至於此極而猶
不就職人心之憤鬱異於尋常變異百出而物情不
靖不知終有何祥實有不敢言之隱憂自　上慮不
及此　牢執偏見每咎臣等以不能開陳於　先王
臨御之日而今乃生出不可從之議論云臣等不敢
發言於　先朝固可罪也然天地亦有通塞之時故
大冬嚴凝萬物摧藏及至春開百卉萌芽以成歲功
若一向冬嚴則豈有生養之時乎當群兇把持之際
人皆垂首喪氣不敢開口及至姦兇漸次就斃　先

王始萌悔悟之端此乃天地閉塞之餘泰運漸開之
時權嚴之氣自此而勾萌今則春陽已舒生長發榮
自不能已安可拘守　先朝之事閉絶其方長之萌
者使之欝抑以奔天地之生意乎此臣等之所以不
能抑遏公論而不敢默默也自　上不諒此意而
牢執不回臣等尤自惟嘆不知終至何如而憂惧者
也　聖批有曰卿等力勸言官使速就職云自古言
官豈有取牢相處分而爲之進退之時乎苟若如此
則將成姦兇弄權之勢後如前日芑輩擅政之日指
嗾言官之弊矣惟在自　上別賜明斷速爲處置耳

於 聖德者而附下罔上呶呶不已硬要取勝於
君上以期必從之勢乎但見臺諫之至於此極而猶
不就職人心之憤鬱異於尋常變異百出而物情不
靖不知終有何祥實有不敢言之隱憂自 上慮不
及此 牢執偏見每咎臣等以不能開陳於 先王
臨御之日而今乃生出不可從之議論云臣等不敢
發言於 先朝固可罪也然天地亦有通塞之時故
大冬嚴凝萬物摧藏及至春開百卉萌芽以成歲功
若一向冬嚴則豈有生養之時乎當群兇把持之際
人皆垂首喪氣不敢開口及至姦兇漸次就斃 先

王始萌悔悟之端此乃天地閉塞之餘泰運漸開之
時摧藏之氣自此而勾萌今則春陽已舒生長發榮
自不能已安可拘守　先朝之事閉絶其方長之萌
芽使之欝抑以乖天地之生意乎此臣等之所以不
能抑遏公論而不敢默默也自　上不諒此意而
牢執不回臣等尤自怪嘆不知終至何如而憂悁者
也　聖批有曰卿等力勸言官使速就職云自古言
官豈有取宰相處分而爲之進退之時乎苟若如此
則將成姦兇弄權之勢復如前日芑輩擅政之日猜
嫉言官之弊矣惟在自　上別賜明斷速爲處置耳

謹啓

因灾異待罪更申前請啓辭

啓曰臣等伏見各道監司狀 啓大風暴雨并發諸道飛起屋瓦折拔樹木漂没田廬至於民無一粒之食此近古所無之大變臣等俱以非才非德冒處調爕之地不能察其職事致有非常之變至爲惶恐請亟行罷免臣等之職以應上天之怒更無賢路之妨公私幸甚臣等竊覩近日以討罪仲削之故 朝廷上下譁然一辭日聚 闕庭棄其職務鵠立待 命已逾兩月詞訟及凡公事盈溢於几閣積滯如山若此

不已 國體將無以立不待他故必至於糜爛而潰
敗也臣等以無德之人濫據百僚之上不能遏止物
情誠且淺薄無以感動 聖衷尚阻一 俞以致一
國人心鬱鬱而未洩九泉幽冤將雪而未伸姦兇獘
孽尚保勲爵下咈群情上干天和召戾氣而致變異
臣等之罪於此尤大不可冒是而在職請亟 命譴
黜慰答天人不任懇乞之誠謹此敢 啓

申請伸寃削勲啓辭

啓曰臣等伏承傳 教辭意嚴切臣等不勝惶恐隕
越之至臣等老念横發不能自禁亟區區啓 達支離

不已竊料 天意必以臣等爲和附群議同聲相應
務欲要賁 天聽也臣等妄料則不在於此也伏見
群議沸騰日甚一日不可以頰舌嚴威止之臺諫辭
退無有就職之期 國勢杌隉 朝廷騷擾求所以
寧靖之方未得其術惟在 聖念一悟以圖鎭靖之
計而已非有他也今承 聖教峻截落落似不俯諒
臣等爲 國之微誠焉臣等不勝憂悶之懷伏惟必
霽 天威更加省念抉循群情亟擧伸削之典謹
啓

同上

啓曰臣等頃日請 對之時承奉 天顔仰竭誠悃
忠賢枉死之寃姦兇擅弄之狀百般陳 啓展盡底
蘊更無餘疑竊意 燕閒之中 明睿所照應有
省悟之幾故噤默而退竊伏而竢矣到今庶僚下官
章疏畢陳紛紜未已臣等勢難抑止而且臺諫辭退
已逾時月日再 命召終不知止其所以不知止者
亦是事體當然蓋自古未有言事未允而罷臺諫之
時亦未有不得其言而恬然就職之臺諫雖日承再
召之 命萬無以此還就之理且百僚章疏猶尚未
已而臺諫亦無徑自停 啓之理公論之激日以益

深已無寧靖之期不知何術可以戢寧我邦家也反覆百計惟有一 俞度可以慰解人心安靜 朝廷也請加 三思速賜處置謹 啓

同上

啓曰臣等伏見近日臺諫辭退久不就職方此秋冬多事之際百事廢弛將不可爲 國而臺諫以不得其言爲重凡百獘端略不顧恤一向辭退若此不已太廟親享又將停廢至爲憂念惶恐之至爲此而遞之也則自 祖宗朝未有以言事不聽而見遞臺諫之時不聽乎則亦未有不計公論而俛首就職之理

反覆熟計未得善處之方且人心憤鬱日月已久而
少無減殺物情爭欲臣等再率多官期以回 天
爭力請而臣等之意則以爲舉 朝廷立累日喧闔
闔庭已爲未安騷擾洶洶奔走聚會又非治世之象
故不敢再舉臣等之得罪於公論者已多而亦不忍
坐視敢來陳 啓臺諫亦豈以違悖義理不合公論
之事敢爲固執至於此極乎伏惟更加 睿省速賜
處置謹 啓

同上

啓曰友敫兒欺罔擅自錄勳之情狀善良被誣橫罹叛

逹之究枉兩司玉堂六卿庶官草茅章疏及臣等前後 啓劄論辨殆盡已無餘蘊人心天理不謀而同此乃公論窮天地亘萬古終不可泯滅者也此意臣等亦已盡 逹矣自古有國有家必以公理扶持外此以圖安所未前聞乞更加 聖念勉從物情恢公道於善善惡惡之理壯國脉於萬世不拔之基不勝幸甚此非臣等之言實出於國人公共之論非特出於國人之公共必歸於萬世之定論矣惟 聖明勿以尋常爲視之臣等更無可 逹之意惶恐敢 啓

太廟秋享大祭請勿親行啓辭

啓曰臣等將 太廟今年秋 享大祭親行不便之
意累次入 啓竟未蒙 允臣等退而更思伏見近
日暑濕益甚雖或曰雨稍有夜凉而晝暑尚酷人若
勞動則輒生燻熱自 上自侍平康以爲輕忽然
五廟世室 位數非一而出入 拜伏勉強行禮必
且汗氣沾透倍於他時此亦非交接 神明之宜况
此盛暑強冒勞動別生他患未可期其必無當此之
時雖欲追悔不可得也其於 宗社何其於 慈殿
何念及於此不勝憂慮且於日昨之夜衛士夜驚爲聲
震 闕庭此亦變異之非常臣等累見如此之變殊

甚可慮請上念 宗社并體 慈殿之念仍 省變
異非常特停 太廟親享之舉自 祖宗朝必於冬
夏親享此非欲占便也盖以寒暖適中體無汗氣褻
瀆之嫌 神無勞擾煩鬱之慮志氣清明交接便適
故耳前頭冬 享只隔三朔今姑停 幸待其冬初
展禮固無害於誠敬之道乞留 聖念謹 啓

再啓

啓曰伏承批答 聖教至當臣等亦非不知此意但
天時酷熱變異非常而 聖意強欲親行臣等憂慮
轉極後日有故與否固所難必然帝王舉動固當相

時而行不宜違冒天時人事而爲之也後日若有他
故則雖悔 輕擧亦無所及況冬 享則時候節適
未必每每有故者乎王者一身非匹夫之比非可一
試而輒已也且勿 計汗透褻瀆之嫌强捿 神明
亦非誠心事 神之道也當此之時愛惜 聖躬爲
宗廟社稷之計乃爲 聖孝之至必欲決意於一
享脫有意外之患則豈得爲孝乎請加 惕念今姑
停行謹 啓

領相時辭免啓辭

啓曰臣伏見諫院方論政院誤捧承 傳之失所云

太平之言實由於小臣之妄發而彈劾反及於承旨
自　上累日留難亦以小臣之故耳臣不勝惶恐之
至小臣年已衰老計慮謬妄尋常言語之間倒多顛
錯至於太平之言實涉張大誇示之語啓　君上蒲
假怠逸之心非特一時措語之誤而已也其與蔡京
設爲豐亨豫大之說以欺其君何以異乎小臣之罪
於此尤爲難逭矣小臣本以一無識愚劣之人加以
年衰老妄事事虎謬自經今春之病神識尤加昏瞶
一言一動無非昏謬之發其何能啓迪　上心開發
聖聰乎不唯不能啓迪開發反導　上於怠逸之地

臣之老妄據此一語可知其餘矣心地精神已至於
此而猶可任　國家輔相之任耶非徒不可任人臣
之罪莫有大於誣言欺君小臣何敢欲逭其咎公論
亦何能見貸其失伏乞　聖明特命罷黜以正　朝
廷以戒人臣誣僭之風謹　啓

再啓

啓曰再　啓煩瀆小臣老妄已甚凡所計料無非錯
謬不但言語之失而已況言者乃心之發也言既謬
妄則心之所存從可知矣小臣以老妄之人尊居台
首不覺言之謬錯如此之極則處事昏謬從所必至

而終至誤事辱 國則臣雖萬被戮亦復何益於
國乎況今變異百出而旱魃肆虐已淹春夏尤宜黜
去匪人改卜賢相請速 睿斷亟垂臣職謹 啓

三辭

啓曰三 啓惶恐小臣年力衰邁志慮謬妄近在
朝著之間顛倒妄作非至一二難逃於 睿鑑之下
只緣 聖明特以老物不足責而赦之耳然爲國之
道豈爲饒貸老妄任其失誤而莫退匪人也小臣本
無素養工夫自經久病之後斗筲心地益加荒昧尋
常思慮謀爲無非出於謬妄敗 國僨事其所必至

而取笑一時貽譏千古則非但罪及一身而已請加三思改卜賢德退黜非人以圖維新以格天心不勝誠懇之至敢此謹 啓

領相特辭免啓辭 庚午年

啓曰小臣受由病伏私室伏聞意外之言不勝震越之至旣上一箚以陳臣之本情實狀而猶未蒙 允其勢又不免於再瀆情悃冀 垂憐愍尤不任戰灼之至強扶衰疾恭行肅拜耳 所謂意外之言者第二卷中公箚子所謂頃日經筵官所 啓有以自 上接遇大臣禮有不足指謂小臣因此引退之語也公聞此所 啓旣上箚極陳恐惧之意方在告中卽爲詣 闕肅拜又陳此 啓辭明其惶恐不然之意而曰陳病甚不可不退之

愬小臣雖形身不支謹當隨力所及黽勉就職但眼
昏耳聾一息雖存視聽既失精神又從而耗喪欲入
侍經　筵則不辨字様不聞人言猶當扶曳隨行顛
仆出入矣而至於　啓覆不聞奏牘之辭如或　下
問則茫然不知爲何事此則不可苟冒入　侍者也
身在首相之位獻替可否匡輔　聖德乃其職任而
經　筵啓覆俱不得入　侍則更無承奉　天光之
地加以老病既劇又無謀謨經邦之益居其位而闕
其事愧然苟充將復何用此臣所以日夜憫慮必欲
辭退而不知止者也然　聖眷隆重尚未便決而人

言嚣薄至于此抑臣於此際實深狼狽不敢晏然退伏力疾來詣固當不量氣力冒死就列而但念少無學問工夫老而志氣益荒謬妄日甚過事錯微耳目視聽又失其官如此不退誠恐上累 聖德下而獲罪微躬敢將夙昔危懇仰陳區區伏惟 聖明俯諒而垂悶 賜臣一退以重相位以保餘生不勝誠祈懇乞之至惶恐謹 啓

辭領議政啓辭 庚午十月是日遞相閑居

啓曰小臣老病當退不可任職之意入 侍則面達區區退出則辭 啓懇懇披心瀝血備陳情悃者

不啻千言萬語而誠意淺薄 恩許尚阻臣之情勢實爲憫迫今又冒陳前請冀回 聖聽臣之塞聵是不能運步已成痼疾不堪就列之狀不須更陳矣臣左眼偏盲積有年歲獨將右眼艱難自保而觀物察事常不如人數三年來右眼漸生翳障又似當初左眼將盲之候義當辭職退調而貪戀 恩遇忘身冒進其勢將永不見物然後始退今則昏翳已甚咫尺不分眼前子弟婢僕顔貌皆不能辨問之然後知爲某人至於食前之物亦不能察必待傍人指諭某爲某物然後手摸箸挾皆不能如意行步之際不知路之

高下地之燥濕必待相扶之人指導而行然猶冥行誤觸亦多顚躓之時所視而知者日出則爲朝晝日入則斯爲昏夜而已今雖遞職丐間人世之樂少無其味而旨病之人不可立朝以貽 聖朝羞辱故自數三年來懇乞休退每瀆 天威不任尋常隕越之至頃者三度陳辭輒蒙不 允之批竦息屛伏不敢煩數塵瀆反求不似之 喩閉縮多日反覆百計巨之病恙非如一時疾痛之比更無人事可爲之望年向八十氣血耗盡成此廢疾今已久矣此實藥石所不能救調理所不能差唯有計日待死而已伏乞

聖慈特垂哀憐之　恩亟賜遞免之　命不勝祝
天之願謹　啓

領相時呈辭

臣矣段久病纏綿日就深重累呈辭退反蒙不允
批答詞臣撰辭務在潤色多引不類之喩擬諸迷劣
之身撫躬踧踖病又增重爲白乎旀兼且位居重地
心無舒放之時憂惶惕慮未有一刻之安當此重負
萬無見差之期爲白乎去日夜憂悶爲白臥乎在亦
在前相位之臣得病辭職者自　上重惜事體例不
允許者亦多有之爲白乎矣其於優恤全安之義似

亦有妨爲白沙餘良萬一一日解職則亦必一日心
安從此任便調息庶幾痊愈可期仍而獲保殘生復
見 天日則不無涓埃報效之時爲白乎去聽望
北極日夜祝 天爲白卧乎事是良尒臣矣職乙良
斯速鐫遞爲白只爲詮次善 啓向教是事

同上

云云臣矣段病勢日益深重到今春氣漸和處服
賜給之藥庶幾少差而頓無減歇晝夜苦痛更無可
爲之方只待一死命在朝夕而但緣死期未定自
上顧惜事體猶靳遞 命帶職退伏于今五朔非但

臣心驚恐至於物情亦皆憤欝爲白沙餘良　國有
可爲之事則同僚皆歸重於首相不自處斷百事解
弛皆由小臣方擁官銜不能事事之罪是白置頃日
左右相　啓辭謂臣病不緊重期以春和調理出仕
至擧不倫之語歟　天誣人爲白乎所其意盖以同
僚得病勢將遞職嫌於坐視苟爲遜讓推托之計初
非誠信相與共憂　國慮世之本心小臣久病燥熱之
中聞此驚駭心症加發寢[illegible]全無飲食頓減日就枯
悴形容變化非復昔日顔貌於　國於私損害俱極
加于悶慮爲白良尒臣矣職乙良斯速　命遞以安

朝廷俾延少須臾微命爲白只爲詮次善 啓向教
是事

同上

臣矣段病勢日益深重有進無減爲白去等所當頻
數陳辭期於遆免是白乎矣只冀少或差歇則即當
出仕謝 恩以副 聖上眷顧之隆爲白良結遅留
停待爲白如乎至今千方萬藥皆不見效花開咫尺
目不辨紅白風日融和身不出房外其間辛苦之狀
纖悉之症不敢一一上瀆 天聽竊料臣病終必不
起是白置自 上觧以不可輕遆大臣徒拘事體之

未不悟 邦憲日漸虧損不成爲 國之體教是白
在亦常時不可輕遞大臣云者或以不緊之故或緣
微恙指日待差故輒是虛其位還復就職自來例事是
白在果矣身段嬰此宿疾已逾半年尚無醫藥分寸
之效若待差復則未知其期叱分不喩死生亦不可
預料而久曠首相之位徒擁官銜養病私室大非
聖世美事重貽識者之譏尤爲悶慮爲白齊節星文
示變災報四至亦未必不由於此是白昆臣矣職乙
良急速 命遞以安垂死之心一日安心而死其由
聖上一日之賜是白良尔右良辭緣詮次善 啓向

發是事

東皐先生遺稿卷之三

東皐先生遺稿卷之四

獻議

伊應巨島征討議

臣某議伊應巨島胡人不可輕許還居之意臣已獻議未容更贅第念今者邊釁專由於邊將之生事而野人自辛亥征討之後慴伏效忠之不暇莫敢懷異今日邊將一失措置便至於損 國威貽後患莫大於此置而勿問則彼之輕侮將日滋蔓古人所謂數十年之後戎復生心之患不期而至委靡頹惰無以立國可謂寒心北人有建議者曰雜種野人或耕農

或漁獵或島或陸遷徙不常爲今之計急取沿海漁舡至九十月之交載勇士數千泛海先入搜索諸島驅賊登陸扼險防遏勿與交鋒大將領萬人自訓戎濟江分道軍是擊與水軍會于海上夾攻殲滅倘或猝迫不及此期則至冬月日寒之時賊窟時之音島於之音島皆合氷連陸云於此之時擇精騎千餘人徑行掩襲必得大捷若以冬月興師爲不可則至明年三四月大舉征討震盪巢穴於斯三者有一于此則兵勢振而虜情慴 國恥雪而威靈復矣於是招集城底胡人諭以新設之地沮洳居多不宜耕種故今

以還汝不許移來而勿露形勢難守之意則 恩威
兼著云云矣臣之愚計則此議甚善而但觀今日六
鎭形勢軍糧無儲兵力單弱 王者興師未可輕議
猝發或致後悔爲今之計別揀方面之任訓鍊士卒
修治戰艦儲峙糇粮待我兵食俱足庶事有緒然後
雖過四五年相時而動擇將而付一如議者之計則
庶不至示弱而損威可保 王者萬全之舉措永爲
國家萬世之長策也伏惟 上裁

錄事書吏汰議

臣等議錄事書吏猥濫投屬之弊爲府所論亟中其

要世末俗弊避役多歧非獨錄事與書吏也但以錄
事之事言之　祖宗朝設立錄事之法蓋慮窮鄉下
邑士族之人迹滯下流不知禮法欲令普沾　王化
衣冠觀政漸學吏事出爲世用此其養材之本意也
近來人多狡計雖非士族之人多方入屬以避軍役
者不知其數不可不覈發以杜其路也先令所屬之
司抄出數外及作散之人且使之分辨其士族與否
及名在軍籍而冒屬者然後令兵曹行移各道監司
使錄事所在之邑一一刷括某爲士族某非士族逐
一分類列名啓　聞然後名留本司數外十餘人外

其餘則各定相當之役則庶幾軍額有補弊端可祛
也至於書吏則無役之輩冒屬吏曹之弊有甚於録
事本曹官員各占爲已物至於各司典僕亦皆帶率
稱以書吏其弊有不可勝言若令吏曹刷出則下吏
姦僞多端恐不能得實先令吏曹出其吏案送于兵
曹與軍籍考校括其數外然後亦如録事之例行移
各道一一搜括啓 聞參計各司分定之數而存留
若干剩數以備應用其餘一切皆補軍額則庶救一
端之弊也但此等之事皆係軍籍之修當此歲歉之
際行移外方搜括啓 聞亦不能無騷擾之弊若待

年歲稍稔則不過一二年軍籍必舉姑停搜括以待
軍籍之舉啓臺諫所 啓之事入諸事目一時施行
何如伏惟 上裁

奉祀議

臣某議謹考大典立後條曰嫡妾俱無子告官立同
宗支子爲後云奉祀條曰嫡長子無後則衆子衆子
無後則妾子奉祀云所謂立後者盖指小宗繼己爲
後者而言也奉祀云者盖指世世以嫡長子相繼爲
大宗者而言也爲大宗者世以嫡長相繼則不可以
妾子奉祀故其註曰嫡長子只有妾子願以弟之子

爲後者聽其不爲繼後而以奉祀歸之於其弟之有子者苟欲自與妾子別爲一宗則亦聽云者盖不欲大宗之祀歸之於賤孽也此乃大典維持宗法之本意也若嫡長與衆子俱無子則雖妾子亦許奉祀云者鬼神無私不以貴賤爲間只以同氣相感故也而其實盖出於不得已之舉臣之愚意以爲大宗立後則固不可以疏屬間之也至於繼禰小宗則嫡妾俱無子然後許其立後者已自爲一宗其統緒之承非如大宗之重故也然自嫌其歸祀於賤孽別取同宗之子以爲之後則雖非法典所載固無害於義者何

也法設大綱不言其變遇其不得已之變曰情處變不害於義則而又何傷若繼禰之宗其禰既以其子繼己爲宗而爲其子者承奉其禰之祀積有年紀一家田民皆爲己有今忽無子取同宗子爲後而其禰之妾子以嫡兄繼後子爲非同氣而攘奪其養祖父之祀則是判親子與繼後而貳之也其禰生時知其子之無後而命以妾子奉祀或禰有妾子嫡子又無繼後則妾子奉其禰祀固宜矣今也禰既傳子子又繼後則此禮文所謂爲其後者爲之子之義也齊斬哭擗之禮降服追坐之法其分已定其義已著祖考

之神有憑有依而奪其祖之祀事必欲歸之於同氣
之妾子則竊恐繼後不重而父子有二也抑以嫡子
之繼後謂非同氣許令妾子奉祀而不幸妾子又無
子焉則又將歸其祀於繼後孫乎是則祖先神主遷
徙不憚煩而宗統恐無一定之地也臣於立後一條
柰曾不區區致意於其間也爾祀事大節何敢自是
淺見至如冢婦主祀之說則法典所不現而禮記有
嫡婦不爲舅姑後之文則法無定著禮有證據何敢
以臣之私意小識穿鑿於其間耶但其長子已於父
毋生時無後而死其妻又無可歸之地而仍居父毋

所居之家則次子雖當奉祀而終其身不敢迫黜其兄之妻而自居奉祀之家只於四時忌日來修其祭祀者臣於門族及世家流風遺俗猶及多見矣獨不可據此爲例也伏惟 上裁

水軍議

臣某議水軍分領便否反覆詳究未見善策前日啟軍籍時臣亦隨參其時曾有三領四領便否之議熟加詳度頓無可救之策蓋分爲四番云者自前水軍戶首并三保爲一戶四丁每朔望前戶首入番則三保勠力望後次戶入番則前番戶首及二保并三人

助力輪次番適而三人助役則恒定之不移左右領俱
依此規互相遞代番次雖數而扶護者多故能支無
弊矣間者昇平日久邊警絶息爲將領者以侵漁爲
事加以年歲凶荒流亡相繼軍數減縮一戶具三保
者十無一二數少無保之卒頻數遞代緣此困弊欲
救此弊故左右領俱以四丁之戶分作二丁之戶相
遞立番番次似踈而一人立番一人助役人單力寡
歲月旣久漸不能支此自然之理也今者軍情皆願
三領者盖在先前左右領元數之外添出人戶團作
四丁別爲一領與前左右爲三領則番次甚踈人力

休養其在軍情豈非大願其於救弊亦豈非兩便乎第緣近年以來癘疫興行人民死亡殆盡左右領元數尚未能充定減縮甚多更於何處搜出人丁添作一領乎若依軍簿以見在左右領元數除出一半分作三領則番役自疎休息日久其爲自安則善矣但以二領猶爲不足之卒又分爲三則軍數更少誰與爲防備之具誰與爲守禦之卒乎以此言之則三領之議斷不可行矣在麗季之時倭寇充斥生民流散我

太祖大王親經百戰更事既多慮遠應卒設立水軍分爲二領使之世傳諳熟水路當時布置豈不

於今日之施措乎其必爲二領者意固有在今者欲變舊規或爲三領或爲四番者其弊已有如前所陳而要不出 先王範圍之內耳前者改軍籍之際亦慮此弊欲復舊規爲二領而爲諫官所爭不得已依高荊山之制分作四番行之未久旋有困苦之弊愚臣淺見謂宜還復舊制爲左右領而其未充之額漸次搜括隨出充補若猶有不足則以各道現在族外正兵推移充定則庶復舊規而除水軍一分之苦也議者以爲今之族外在各邑者俱是士族之人豈可以此破定賤役乎臣意亦以爲士族之人一朝定爲

賤役則有妨 國家優待士族之盛意矣但於許多
族外之中豈盡士族而絶無凡民乎士族之人自當
爲正兵而凡民豈不可爲水軍乎要令監司兵使詳
加區別而量定之耳在昔初定水軍之時亦豈盡非
平民而別有種類乎況水軍苦歇雖不如正兵又非
公私賤之比而許通正科旣無仕路之防則其中拔
萃者自可起以爲士類矣何可謂之賤役而以非士
族族外莫之定乎用此而抄定則庶補萬分一之闕
額而又爲之精選將領僉使萬戶皆以有前程廉恥
者爲之 朝廷之上公卿 大臣又皆以不貪爲實絶

彼侵漁之路使水軍樂赴而無逃散之弊則斯爲救
弊之策而至於改舊規臣不敢輕議也伏惟 上裁

同前

臣某議水軍一人各給二保分爲四番蘇息之策無
過於此但 祖宗朝親更變故軍情苦歇立番便否
無不備知諸臣又皆諳熟時務險阻艱難莫不涉歷
其分爲左右領者必有所見也非徒爾而水軍之殘
弊實由昇平日久諸將無所事事日加侵虐而然也
今雖縮其額數分作四番不擇其將而領之則其數
愈少見侵愈極蓋以數少之卒供無已之求故也唯

在 朝廷清明紀綱粗立在 廷諸臣各自激勵關
節不通於郡縣徵索不及於列鎮公卿大夫皆以不
貪爲實其賂遺受賄之人皆擯斥不容則人自畏法
雖勸之以侵虐軍卒必不肯爲將見士卒鼓舞於樽
俎之下忘死於赴戰之日矣不端其本而欲矯其末
雖日減月省其爲侵虐而殘弊則一也況減縮原額
有不足分防之患新設之鎮又多於 先王朝所建
之要害建置之議亦難舉行至於預差軍士之選盡
亦軍籍前姑息不得已之舉今則其人已爲實軍吏
無餘丁則將無所取選者矣必不得已則別遣信臣

邊歷沿海列鎭其中防禦不緊之堡壘宜革罷使兵力不分守禦完固且另遣廉幹不要名之人爲兵使水使各察其所屬鎭堡申嚴軍令痛祛弊習是或救弊之一道也大抵在今後世所當持循舊規補苴罅漏恪守　先王之法可也臣以後生徒見一時利害不達經遠大計徒事紛更恐有首尾歆裂之憂故不敢別生意見作爲聰明之計矣伏惟　上裁

請中朝勿爲門禁議斷篇

所可慨者小邦雖僻陋在夷久被　列聖聲敎之及爲士者頗皆讀書知禮至於奉　命陪臣亦皆知矜

持名節禮法自守非有詗察　中朝事情之效自擬
天下一家欣慕愛戴觀瞻感化於禮樂文物之場而
今乃拘囚見外有同醜類一至於此深恐　祖宗列
聖眷遇之禮自此墮地外國歸往向善之念因而解
體也抑又念本國與琉球云云 以下斷○以文勢觀之則似是奏文意古時大臣率多親製奏文公爲領相時親製呈文以付丁卯奏行別件事情則親製奏文似不無其理此篇無乃奏文斷簡而或傳寫之訛而誤傳爲獻議耶

待對馬島議

臣某議對馬島主特送平朝光斬馘來獻其意在於
要賞謀復歲船朝光之望亦必不淺矣今適只　賜

券布而遣之在彼猶躁亦將缺望懷憤肆毒誘引諸島之賊擾害邊邑則雖復興師剿滅然其勞費豈在歲遣二三船之下乎況或兵連禍結則其爲害又難勝言矣以此觀之則朝光雖給堂上之加島主增許二三船之請其於利害輕重萬不侔矣自庚午減船之後彼之欲復舊條之計未嘗一日忘于其心而到今飢饉轉極狡計益密陰引諸島竊發于湖南以爲威脅之謀而敗衄挫折既不得售其姦則又爲之斬首獻馘似若爲　朝廷邀截賊船之歸路者然前日屢報賊變者其意已在於陽示效忠之誠陰爲操切

之計勝則乘勢取利敗則歸罪邊賞姦謀詭計至此
畢露雖不遞於　聖鑑之下然帝王待夷之道羈縻
綏懷治以不治是乃古昔待夷之善策也彼以善意
而歸我我恢斯受之量苟責既往之姦暫許可赦之
方其島主增給歲船朝光特授堂上則待使价悅夷
情庶幾兩得其宜而邊患少弭矣若授朝光司猛之
職則又有私船之例利歸朝光而望缺島主有乖兩
便之道似非良策也議者以爲今若陷彼姦謀懸賞
其功則以彼之狡復踵前計侵擾我邊邑斬彼難頭
之首邀求不已則將何以待之耶此言亦甚有理不

無所見然一之謂可耳至於再三則豈無待之之道乎物不能遏絶於彼境遽乃欲爲邀功於作賊之後彼雖狡譎是豈常行之道哉議者又以爲如此行賞賞物獻馘之倭可矣彼既發憤肆怒其行已遠今始追賞則是操縱在彼賞不足以聳動其心而反開取侮之端臣意以爲今且諭之曰獻馘之物 聖上固欲略許其賞而爲有司堅執不得施行矣爾輩既行之後 聖上追念島主效忠嘉爾獻馘之勞特排群議別加殊賞耳今此事體只是一時特 恩不可更覬爲常也云則足以慰愜彼躁憤之望而不患無辭也

至於依舊例還許之事則臣竊聞庚午年倭奴作變之後　中廟怒其多詐反覆將欲絶和不許接待彼乃請諸島信使屢次往返猶未蒙　允當時重望大臣知成希顔柳順汀曁一時六卿知邊事之臣反覆力請將至一朔之久然後始令許和而減其歳船之半云　先王所定約束牢緻微密如此恐難輕改固當全依舊例也但於其間不能不隨時損益則曰此可議之端只許二三隻之船一以示重難之意一以示嘉功之典似不至太妨於違　先王成憲而亦非無名輕許之比微臣所見如此伏惟　上裁

生擒倭人處置議

臣某議濟州生擒倭人當初捕捉之際邊將未及禀
知 朝廷隨機善處使無痕迹則亦無後弊矣今旣
狀 啓則不得不更慮善處俾無後釁可也今若上
來奏聞于 中朝則事固順便當理矣但頃日怡天
書堂之來已將往來 上國之倭被風漂泊者請勿
加害之意通書于我而我亦以若無侵損於我則何
嘗截殺之語答之矣今此倭人等別無作賊蹤迹只
緣船敗就擒縛送 天庭必將置法梟掛邊上而就
擒首末勢應盡播於日本則彼將詬我曰前日請之

之勤知彼吾船又無侵亂於貴境者而不恤前約何
乃擒送于　上國乎云爾云則輕剽之性風發之怒
安保其必無乎他日蜂蠆之毒有難形言慕虛名而
受實禍斯亦古人所戒且欲釋去倭俘只解唐人則
供招之際情迹必露固難掩覆熟慮詳思未見善處
之方前日賓廳備邊司會議之時欲還送于濟州者
有若不出於　朝廷之意而使邊將隨便善處雖至
於中道而沉沒固無足惜者耳蓋緣此人等出沒海
上剽掠邊方為　中國劇賊其所同載唐人亦皆叛
畔　中國導倭為賊之人今雖拘於事勢不得　拳

隔而其在情犯萬死有餘故莫若從權處之使彼此俱無可尋之迹之爲愈而今則拘縶已久南音日悲而逆探其委爲賊寇在此無惡而遽加殺戮恐亦有乖於帝王好生之德也古人有言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又曰怒隣不祥夫釋將死之命而返之鄕土仁莫大焉歸送死之俘而結彼歡心善莫大焉臣之愚計竊謂慶尚道釜山浦倭船輳集之地乞將生擒倭奴遠來于京轉送于彼仍令該曹略修書契順付回船以示敦信之意則彼必感戴益敦向慕之心可息鯨波之警也或者以爲倭俘之送還本土則善矣若唐

人則不送　上國而同送于彼有虧事大之義此言甚是以常道言之則乃是不易之定論然爲國之道有經有權今若只令解送唐人而不與倭俱則首尾橫決事體相礙如欲俱送則其獘有如前所陳者而况此唐人旣已叛畔與倭爲一則是亦倭耳同倭還送固無分別况在　上國則不過失當誅之數賊在我　國則實係萬姓之休戚輕重不侔而海外事體亦與服內有異區區不得已之處置未必盡徹於天朝事或從權恐爲無妨臣方在病痛之中精神昏耗言失次第無足採擇伏惟　上裁

賊倭分辨及歸還本國議

臣某議倭奴之出沒海島者或曰作賊于 中國或欲竊發于我邊其迹雖或不同而往還 中國者或漂泊於我 國而如遇邊備稍踈則輒肆殺掠未有拱手過去者其實皆賊也大抵此輩本以盜賊爲業雖在日本亦非號令之所加者也雖勦殺無遺而未有日本舉國讎嫌之理也況來泊遠島者及往還中原者必欲分辨待其來賊我邊上然後追捕則其間賊情實難辨驀而來泊遠島者或曰賊來分泊諸島窺我虛實一夜蟻聚豕突邊境不可不虞往返 中

國者恃其強盛乘勢肆毒理所必至今若使邊將分
辦討捕則厭涉風濤者托稱遠島避賊畏怯者諉謂
往返曰循息惰邊情漸解一朝賊至舉 國罔解之
患不可不慮也是則固難輕議也第念近年以來彼
之犯邊自作其孽者及凡其漂泊者一切勦殺 國
家待賊之道不得不然而亦犯 天道好生之心小
國數勝且有前古兵家之戒而彼輩毋言朝貢于
京者以爲商販中原物非作賊于貴 國者而例被
貴 國擒殺稱寃不一實爲若此者似可有別如其
飄泊島嶼束手乞哀者勿殺一人全船捕獲并其資

給一二遣解送本國曰諭之曰爾國常稱我 國邊
殺徃返之人云若爾輩窮無所歸未嘗作賊者萬無
殺害之理其被殺者乃作賊之徒耳歸諭爾國今後
愼勿來犯我邊更萌不善之心云云而或以此意修
書通諭于日本則言語雖或浮沉未必能通于彼國
而書中之意則彼輩必相傳視而洞知我意矣如此
則彼輩必以爲前日之被殺者必其肆毒于彼 國
者今此生還者乃是無罪而見原也庶幾憚壓賊心
而少抒邊境之虞也姑依如此處置觀彼之變此亦
兵家揣敵之一策也如是而出没如舊則我乃有辭

彼亦無言而服其罪矣伏惟 上裁

下海唐人奏聞便否議

臣某議伏見三浦羅古羅等招辭有曰唐人百餘名來居于博多州又曰泊船海中潛使唐人私通而持物貨交易云私自下海之禁著在 中朝令甲而此輩違禁下海來居外夷之地至於交通買賣走透事情軍機重事如鐵丸火砲等物無不教習擾害我邊邑侵及 上國利害甚關將此事意及唐人主事者之名并與擒獲倭奴付 奏赴京使臣之行轉達施行使 中朝得知姦細之徒交通外夷漏泄軍機等

項情僞申勑守禦備倭等官益嚴隄備禁斷交通之路則庶絶将來之患第念　中國迤南一帶之地我國之船亦多漂泊之時今若奏　聞此事而邉将或被不謹防閑之罪異日我　國之船飄到其地邉将等慾於我　國奏發隱情恐有䏻殺之患微臣愚曲之慮亦及於此伏惟　上裁

倭中刷還童子處置議

臣某議要時知刷還童子旣非我　國之人則勢應還送但前日諭令刷還已受其侮今不可更約厚賞強要刷還只曰今此童兒反覆看驗顯非我　國之

人爾宜還率而歸若真我 國之人則 朝廷豈有不受之理乎云云可也修答書契雖不可峻責以激其怒而略加責諭以示 朝廷覺其情狀之意何如源康秀所棄之物恐不可授此倭而送也臣衰病已久心神昏暗料事錯謬猥參擬議之列不敢容嘿敢陳愚妄之說非敢以爲當然之策伏惟 上裁

答日本所要可否議

臣某議臣伏見日本書契其所要請者有三其一請開薺浦之路其一量船請用布帛其一請給熙久及二十人印信也薺浦乃我 國關防之地昔曾許

侵于此多被竊發之害蓋緣此地島嶼甚多故前諸
之倭常不下四五千而倭輩托稱漁採乘輕船各號
而出隱泊諸島見我　國漁採者輒肆虜掠支吾者
則加殺戮其勢稍弱則自稱朝貢之倭以此人不敢
誰何一年被殺者無慮數百人其害無窮故　朝廷
熟加商度設兩鎮於加德之島移接此輩於東萊其
意有在且釜山眼還無隱蔽之島此輩之厭憚專在
於此今日狡詐之請開與古路恐陷其術中也量船
之尺頃日彼輩之請反覆按考我　國別無新設之
尺自古通用只是一樣故以此答之而彼乃托稱度

千以後之新設云此只欲要變古例托爲變詐之言
耳堂堂 朝廷豈無待夷之道欲以一尺爲禦敵輕
重而受誣於彼狩跋於從前定例乎印信之請觀其
辭意所望之重專在於此托爲隣好通其使价其所
要求亦不可盡拒而二十名倭人又非一時來朝其
所 賜與數亦不移似宜勉從而授之無名亦妨
國體且其書中不曰許不許宜在貴 國朝廷之心
云是恐嚇要其必從之辭也臣嘗聞之日本國富地
遠無資於我 國所以紛紛要請者皆是諸島奸詐
之輩邀請僧徒作爲書契托稱國王之使謀售其慾

此輩之常態云化外卉服之人不足與較其是非長
短而惟當治以不治乃爲帝王之盛德但於答書之
際不可不略示覺詐之意今宜答之曰關防有國之
扞蔽固不可爲他國撤毁也咫尺壘 先王之舊規亦
不可從今而撓改也唯是熈久與二十人子孫 國
秉雖無見載之處而大王之教懇懇不已其在隣好
之義終不能恝視勉副厚意但大王擅一時之威福
不能自折其兇謀於廣廈樽俎之上而必資異國之
爵祿以弭變亂於我邦之邊徼是所未喻也且於書
中多有恐㤼之辭今此勉從似若有動於大王之威

風也 弊邦雖曰寡弱有土地人民之衆鍊武養士以擬事變久矣豈無制勝之道而輕忽於一喩之諸乎國人皆以爲非而斷自 心衷決從而不疑者只緣數百年隣好之重信義之篤不顧小嫌務敦大義而已云云何如臣衰病已極不可與聞於 國家大事而特承不可不問之 敎惶恐隕越敢獻老妄之謬見豈足資於採擇之萬一伏惟 上裁

因此獻議自 上有從此議修答以送之 敎故公又上箚俱陳可答曲折之詳見第二卷

中朝火灾陳慰可否議

臣某議 中朝宮闕之災實是非常之變十三道及
各王府旣皆陳慰則我 國亦修問起居禮所當然
但海外之國與服内諸侯事體不同而 宮闕之災
又與 九廟之火輕重有間不必援據而盡比與内
諸侯之例一一皆同也如不得已會同朝貢則不可
廢也此等之禮雖在所略 中國亦不必以爲非也
我 國雖曰事大以誠邦域區別自爲聲教則其間
節目不得盡同於 中國況海外之國自昵 中朝
招異日無窮之弊如高麗之患亦不可不鑑愚臣所
見如此伏惟 上裁

東皐先生遺稿卷之四